



袖珍经典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

[英] 约翰·穆勒 著 白利兵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

[英] 约翰·穆勒 著 白利兵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 / [英] 穆勒 (Mill, J. S.) 著; 白利兵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
书名原文: Mill on Bentham and Coleridge
ISBN 978 - 7 - 208 - 08345 - 5
I. 论… II. ①穆… ②白… III. ①边沁, J. (1748 ~ 1832)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柯勒律治, S. T. (1772 ~ 1834) — 文学研究 IV. B561.41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991 号

责任编辑 陈雯雯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

[英] 穆勒 著

白利兵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787 × 965 毫米 1/32

印张 4.25

插页 4

字数 78,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45-5 /B · 702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论边沁_____ 1

论柯勒律治_____ 59

论边沁

年在布列塔尼，第四阶段，即由圣女米歇尔开始的时期。第四阶段是“精神之流”的时期，是用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形象的时期。布列塔尼人一直觉得“因”比“果”更重要，因此，他们更愿意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具体事物出发。他们对一个概念在叙述时经常要加上“因为”一词，而且常常把“因为”放在句首。他们认为，“因为”一词表示的是原因，而“所以”一词表示的是结果。他们对“原因”（cause）这个词特别敏感，而且常常把它放在句首。他们对“原因”（cause）这个词特别敏感，而且常常把它放在句首。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因”（cause）这个词语的本义。在古希腊语中，“原因”（cause）一词的原意是“起源”（origin），即事物的起因或根源。

最近去世的两位人士，不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思想界流行的大多数重要理念上，而且在其通行的思维和研究模式的变革上，都对其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两位，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有一点，他们同样是深居简出的研究者——由于环境和性格的原因，他们都从世界的事务与交际中耐人寻味地退隐。这两位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被那些引导观点潮流的人们（当偶然听到这两位时）轻蔑地对待。但这两位总是要重申那些每一个时代给予人们的、常常被忽视的教训，借以说明，表面上看起来远离生活事务和人们物质利益的思辨哲学，实际上对人们的影响最大。除了那些它自己必须遵从的力量，思辨哲学最终要超过其余任何力量。我们所讲的

这两位作者从来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他们的读者很少，而且只知道去看他们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但是，他们是老师的老师。在英国，很难找到一个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无论他后来采纳了什么观点）没有最先向这两位学习如何思考。虽然他们的影响通过这些媒介渠道开始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但是几乎没有面向受教育阶层的重要出版物。可就算没有这些受教育的人，他们著作的地位也不会改变。这两位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与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那一代英国的两大原创思想家。

这里不是要比较这两位伟人的思想或影响。除非首先建立了对各自分别的、完善的评判，否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的意图是尝试对其中一位进行评价；只有这位作家的全集正在编撰之中。在对所有作家作出的进步论者和保守论者的分类中，他与我们自己属于同一类。尽管这两位的成就远远不能被上述两种称谓之一来正确界定，但总体上来说，边沁是一位进步主义哲学家，柯勒律治是一位保守主义哲学家。前者的影响主要在进步论者中间，后者的影响主要在保守论者中间。他们激起的两个同心圆体系，在思想的海洋中扩散，才刚刚开始相遇和相交。他们两位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对自己一方深陷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的严肃反省。但是，边沁更倾向于细致地辨析那些与现有学说和制度相左的真理；柯勒律治则更倾向于辨析那些现有学说和制度所忽

视的真理。

有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以实用才华和睿智在同时代的官员中享有最高的声望（他本人不是边沁的信徒，也不是任何偏狭或排外的学派的信徒），他曾告诉我们他的观察结果：在边沁这里比其他任何来源更能看出怀疑精神的踪迹，即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为什么的一种脾性，这种精神在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壮大并产生了重要后果。对这一论断越加审查，就越发现它是正确的。边沁是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对现有事物的怀疑大师。他的作品通过思维方式的影响，被灌输给了许多思想家。权威的桎梏被打破，以前传统认为无可争辩的无数观点，现在陷入了要为自己辩护的境地，被要求给出自身的解释。边沁之前（无论在细节上可能有什么矛盾），谁敢明目张胆地对英国宪法或法律如此无礼？但边沁这样做了，他的论据和事例一起鼓励了其他人。我们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导致了选举法修正案，也不是说他是议会席位分配条款之父：我们的制度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将要发生的更大的变化，不是哲学家们的成果，而是最近壮大起来的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本能的成果。边沁表达了这些利益和本能：在他说出来之前，有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制度不适合这些利益和本能，但他们不敢这样说，也不敢下意识地这样去想；他们从未听到过有教养、有知识的人们质疑这些制度的优点；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本性上不会去抵制受教育者们的一致权威。边沁终结

了这一魔咒，但并不是通过他的作品，而是通过那些作品所提示的思想和写作，通过那些更直接地与世界相联系的、接受了边沁精神的人们。如果对祖先智慧的迷信分崩瓦解，如果公众逐渐熟悉了这样一些理念——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很大程度上不是知识和美德的产物，而是古代野蛮加上现代腐败的产物；如果最困难的革新不再因其为革新而遭到拒绝，权威不再因其为权威而被奉为神明，人们就会发现，那些让公众熟悉了这些理念的人是从边沁一派学来的。对古代制度的攻击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并且仍然还是以边沁为武器来进行的。虽然这些思想家，或者实际上任何类别的思想家，很少是改革运动的弄潮儿。这也没有关系，除了直接的革命性运动，所有运动的领导者都不是发起人，而是那些最明白如何去调和新旧观点的人。边沁是英国学说和制度上的革新之父，他是那个时代英国伟大的颠覆性思想家，用大陆哲学家们的话来说，也是伟大的批判思想家。

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他荣誉的最高头衔。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就只能位列伟大思想家的最底层：反面哲学家或破坏性哲学家。这些人能够知道什么是错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们让人们认识到传统观点与制度的矛盾与荒谬，但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他们所驱除的事物。我们不想低估这些人的作用，因为人类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他们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如此之多虚假的事物正在得到信任，如此之多真实的事

物，当其不再为真后，还长期得到信任。人们只能认识错误，而不能认识纠正错误的真理，这一品质不算是稀有的天才。勇气、言辞尖锐、对论证形式的掌控以及流行的风格，可以把最浅薄而好犯上的人武装成为知名的反面哲学家。每一个文化时期都不缺少这样的人，边沁崭露头角的时期也正是这些人兴风作浪的时代，但他们对人类心灵的高贵产物的贡献少得可怜。一个形式主义教会和腐败国家的时代，当传统学说的意义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淡出了甚至习惯上对其保留机械信仰的人们的心灵，就是一个一切怀疑哲学兴起的时代。从而，法国有伏尔泰和他的反面思想家学派，英国（更确切是苏格兰）有着史上最深刻的反面思想家休谟。休谟思想的独特性足以让他发现证明的失败和逻辑一致的缺失，法国的怀疑论者因其相对较弱的分析和抽象能力，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深度，只有德国人的精细才能够对其作全面评价，或者有望与其相媲美。

如果边沁只是继续了休谟的工作，他就很难在哲学上有名望，因为他在休谟的特质上远逊于休谟，也不具备纯哲学家的任何优点，我们在他的知识特点中找不出敏锐或艰深的分析能力。前一种品质，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具备；后一种品质，若要在相当程度上从像边沁一样的思想家处发现端倪，我们必须借助于已故的老密尔先生（Mr. Mill），他结合了18世纪纯哲学家的伟大品质与其他不同类型人们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令人钦佩地具

备了完成和纠正他们工作的能力。边沁不具备这一独特天才，但他具备其他方面毫不逊色的、任何前辈都不具备的天才，这使他成为不再受到前辈影响的一代人的启蒙之源，如同我们称呼他的，他丧失了所有前辈思想家们要颠覆的一切事物，是时代的主要颠覆性思想家。

首先，我将他只当做一位反面哲学家来谈：一位反驳不合逻辑的论证、曝光诡辩、发现矛盾和荒谬的边沁。作为反面哲学家，休谟给他空余了一个有着广阔空间的领域，也是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的领域：实践弊端领域。这是边沁特有的领地：他所有的性情倾向都为此所吸引，将反对荒谬的战争引向实际事物。他的思想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他的思想最先通过实践弊端，通过他选择的法律职业的弊端，转向了思辨。他自己曾提起最先给他思想以震撼的具体弊端，这一弊端的反冲力使得整个弊端之山摇摇欲坠，这弊端是一种习俗，也即让当事人在衡平法院法庭出庭只一次时，却支付三次的出庭费用。他检视法律后发现，其中充斥着这类东西。但这是他的发现吗？不是，每一位执业律师、每一位在职的法官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东西过去没有、现在也只是刚刚引起这些饱学之士良心上明显的不安，这些东西也没能阻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著作中、在议会中，或者在法庭上宣称法律是理性的完善。在如此多的世代中，每一代人中都有数以千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不断被置于边沁的位置，被赋予边沁的机遇，但只

有边沁具备充分的道德感和独立感来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有利可图，这些东西都是欺骗，因此，在边沁与这些年轻人之间应当有一道鸿沟。边沁所做的一切都归功于这一独立感与道德感罕见的结合。边沁十五岁时，父亲就将年幼的他送到了牛津大学。在录取时，他被要求宣誓对三十九条纲领的信仰。他觉得有必要来检视这些纲领；这一检视让他犹豫不决，他得到的不是期望中的满足，而是本来想要排除的犹豫。他被告知，像他一样的男孩不可以树立自己的判断力来反对教会的权威。经过一番斗争之后，他签字了；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不道德，这一印象挥之不去；他认为自己犯了过错，他一生中从未松懈过对所有导致这一过错的法律和所有奖赏这一过错的制度的愤怒谴责。

通过这样将批评和反驳之战，以及对错误和荒谬的斗争，引入实际邪恶领域，边沁即使没有做其他任何事，也会在知识史上争得重要地位。他进行的斗争从未间断。不只是许多尖锐的篇章，而且他全部作品中最成功的部分，如《为高利贷辩护》(*Defence of Usury*)、《谬论之书》(*Book of Fallacies*)以及《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都献给了这一斗争。《政府片论》是抨击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匿名出版物，虽然这是他第一本书，而且出自一位后来在风格上遭到嘲笑的作家，但此书激发了人们对其写作和思想的最高崇拜，其作者相继被误以为是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

Mansfield)、卡姆登勋爵(Lord Camden)和(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猜测的)邓宁(Dunning)——边沁时代律师中最伟大的风格大师之一。这些作品完全是原创的；虽然是反面学派的作品，但它们与之前反面哲学家们的作品毫不相似；足以在当代欧洲的颠覆性思想家中树立属于边沁自己的独特地位。然而这些作品还未完全构成边沁与他们的区别，两者之间还有更深刻的不同。他们是纯粹的反面思想家，而边沁是正面思想家：他们只是攻击错误；而边沁在认为自己有能力建立与错误相应的真理之前，从不去攻击错误，并将此作为良知的体现。他们的特点是纯粹分析；而边沁是合成。他们将关于任何主题的既定观点作为起点，用他们的逻辑工具在这一观点周围挖掘，宣称其基础有缺陷，并大加谴责；而边沁是重新开始，为自己打下既深刻又坚实的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并邀请人们来比较两者，当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后，才会说其余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的学说不会长久，必然消亡，他们的大部分学说已经和消灭掉的错误一起消亡了；但边沁的所为有自身的价值，依靠这一价值它就一定比它所反对的错误要长久。尽管用我们一贯的做法，可能会拒绝边沁的实用结论，但他的假设以及得出结论的事实和观察的集合永远会成为哲学材料的一部分。

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智慧大师们中间、在人类的伟大导师和永远的知识明星们中间给边沁安排一个位置。

他属于那些赋予人类不朽才能的人物之一；虽然这些才能不能超越其他所有才能，也不能带给他“超过所有希腊和罗马名望”的荣誉。许多边沁的崇拜者们出自对世界的忽视和鄙夷的天然反应，一度倾向于为他堆砌荣誉。但是，由于边沁的所非，就拒绝认识他的所是，是更严重的错误。庸俗的人犯下这一错误可以原谅，但对于任何有教养、有知识的人来说，这样做则是不允许的。

如果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说，我们如何认识边沁在这些伟大的人类知识贡献者们中间的地位，他的所是所非，他为真理作出了什么贡献，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我们会说，他不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是一名伟大的哲学改革家。他给哲学带来了一些迫切需要的东西，之前，哲学由于缺少这些东西而陷入了僵局。做到这一点的不是他的学说，而是他走向学说的方式。他将学科理念所必需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模式引入了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些研究领域由于缺少它们而成为了一个无休止的讨论园地，得不出任何结论，比如培根之前的物理学。总之，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方法，构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创新和价值，这一价值是无价的，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无疑并不会接受他的所有观点。

边沁的方法可以简称为细节方法：即将整体分为部分来对待，将抽象化解为具体来对待，将类别和概括区别为组成它们的个体，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将每一